台湾戏剧鬼才 李国修人生谢幕

路 梅

当红明星创办剧团一生坚守舞台，他被台湾赞为“无可取代的舞台剧天才”；《莎姆雷特》亮相北京艺术节，他成为登上北京国家大剧院舞台的台湾戏剧第一人。1986年放弃明星名利双收的生活，创办“屏风表演班”剧团，凝聚打造了伊能静、赵咏华、郭子乾、九孔、林美秀、万芳等台湾艺人，《三人行不行》系列、《西出阳关》、《京戏启示录》、《北极之光》、《女儿红》等成为台湾常演常红的舞台剧……

他就是李国修，7月2日凌晨因大肠癌在位于台中的中国医药大学附设医院病逝，享年58岁。

“这是我最后一次谢幕”

李国修离世前留下遗言，自己的告别式由徒弟曾国城主持，对曾国城主持的唯一要求“就是逗大家笑”。由于屏风表演班的代表色是红色，他希望所有“屏风”的工作人员都能穿红，也希望所有戏迷带着票根为自己送行。

2010年，李国修罹患大肠癌，2011年12月发现癌细胞转移至肝脏，但他仍坚强完成《京戏启示录》台北9场演出。李国修离世当天，李国修遗孀王月偕同一双儿女在医院召开记者会，感谢外界关心。王月哽咽表示，李国修生前强调，他这一生非常满足，已带着满满的爱离开大家。这段时间，他已给剧团与家庭做了交代，王月现场公布李国修生前留给外界的遗言录音。

在这段不到1分钟的录音里，李国修说：“感谢所有朋友与戏迷，对我与家人以及屏风表演班的支持，在我的人生舞台上，这是我最后一次谢幕。”“我留下了27个剧本，请你们细细品味我的戏剧人生”，他说，自己走向了另一个舞台，“在那里，我会认真修行我的编、导、演，继续坚持我的最爱，开门，上台，演戏。”

李国修的儿子表示，父亲在住院的最后一段时光，谈论生死毫无恐惧，面对生命尽头，态度从容豁达。

“外省二代”的体验

李国修的戏剧与人生难解难分。作为“外省二代”，他出生于台北市，祖籍山东莱阳，父亲是一位制作京剧戏鞋的师傅，《京戏启示录》就是李国修以父亲为主角，写出一个平凡人为京戏的付出，展现不断消逝的传统艺术的魅力，深刻而动人。

他以母亲为原型创作的《女儿红》，在2003年首演时震撼了所有观众的心灵。李国修的母亲在战乱中从大陆辗转到了台湾，终日思乡，得了严重的忧郁症，从来不踏出家门一步。少年李国修曾为这样的母亲感受羞耻，他避谈自己的母亲，以致同学们都以为他没有母亲。直到人到中年，见过人生百态之后，李国修开始对母亲充满同情与歉疚，他体会到经历了动荡的生活，母亲的内心一定有难以抑制的风暴才会一生与抑郁困苦纠缠。于是，他拿起笔来，借着一件母亲的嫁衣，书写了一个在时代变迁中辗转流徙的女人的故事。故事横跨70年，从山东莱阳的纯朴、上世纪30年代的战乱迁徙、内战的炮火、60年代风光一时的台北市中华商场以及现代的台湾客家庄，李国修用历史找到母亲的坚毅、善良、忠厚以及生命中无可奈何的挫折与伤痛，用《女儿红》完成了对母亲的追忆与敬意。

“外省”的生活背景还令李国修创作了《西出阳关》，在台湾的外省老兵已经渐渐被社会边缘化，他们的生活和感情很少被关注，李国修为他们创作了一部《西出阳关》。写了几个喜欢留连在红包场（歌厅）里的老兵的辛酸生活，写他们的梦想和幻灭，展现出这个人群心底最深处的悲凉，每一场演出观众都会泪如雨下。

李国修这一生“值得了”

李国修既是屏风表演班的经营者，也是导演、剧作家和演员，他编剧、导演、出演剧中的灵魂角色，擅长以快速的节奏推展线条繁复、交错的剧情，挖掘人性与生命的各种面貌，在泪水和笑声中呈现人生百味。

他风格百变，喜剧、悲剧、肢体对话、魔术科幻、传统京剧、诗歌吟唱、歌舞等全融入舞台剧中，题材包括历史、两岸、政坛、民生，而且会以新闻事件入戏。比如1990年，一个日本女孩在台湾自助旅行不幸被害，李国修据此创作了《救国株式会社》，展现在破案过程中社会显露的种种弊端，延伸了对此一新闻事件的思考与反省。

台湾剧作家纪蔚然认为，李国修是从1980年起，“把话剧提升为舞台剧的开拓者”。他的戏剧让人亲近，仿佛把剧场从殿堂搬到市集。

台湾导演吴念真感叹，在台湾坚守剧场界非常辛苦，他说每次看见李国修，李国修的表情都很严肃紧张，一直处于工作与创作的状态；然而李国修仍持续创作不辍，创作近30个剧本，还不停重演，非常不容易。

舞台剧导演鸿鸿认为，台湾民众不把观赏舞台剧当文化养分，剧场因此无法成为一个产业，剧场人总是身兼数职，为了剧团四处奔波。李国修虽是票房保证，屏风表演班却也曾面临困境，得靠旧戏养新戏，不时重演《西出阳关》、《京戏启示录》等票房长红的老戏，才能支撑新戏演出。李国修当初若选择继续当电视、电影演员，大可优裕度日。但他选择了注定不会赚钱的剧场，一生在奔波中创作，这是对艺术的选择。李国修这一生“够了、值得了”，获得群众的认同与尊敬，“物质虽未丰收，精神却饱满充足”。

二〇一〇年，李国修在上海出席科幻偶像连续剧《熊猫人》首播庆典。 新华社发

上海姑娘 台北封后

本报记者 王 平 孙立极

“头脑一片空白，全身都发麻，好像坐云霄飞车，感觉有人推着我上去的。”新晋金曲奖闽南语歌后李娅莎9日接受本报记者采访时，这样描述她上台领奖时的感觉。

24届金曲奖颁奖典礼6日晚在台北举行，最佳闽南语女歌手揭晓前，被提名的李娅莎坐在台下一片轻松，因为“受过太多打击，完全没抱希望”，直到自己的名字被报出，才感觉如遭电击。没准备得奖感言的她，上台第一句话是“天啊，谢谢，谢谢观音菩萨。”

李娅莎得奖出乎意外，因为她是一个地地道道的上海姑娘，4年前才来到台湾参加电视歌唱选秀，之前连一句闽南语都不会讲。

一开始为什么会选择闽南语歌？李娅莎说，完全出于偶然。参加选秀节目时，要不断尝试新风格，有人建议她试一试闽南语歌。“说实话，之前对闽南语歌知之甚少，直到听了江蕙的《家后》，觉得好感动，才颠覆了我的感觉。”

这一试，试出了一片新天地。也许是气质和唱功天生契合，比起之前唱国语、英语和粤语歌，李娅莎唱闽南语歌获得了更好的反响。2010年夏天，她在“超级偶像”节目中登峰高分挑战曲中演唱苏芮的歌曲《花若离枝》，创下历届以来的最高分纪录。此后就成为超级偶像的代表歌姬之一，被台湾资深音乐人黄国伦称为“台湾伤心都会寂寞代言人”。

闽南语是中国最难学的方言之一，一般人学粤语歌很快就像模像样，但要唱好闽南语歌却是难上加难，闽南语独特的鼻音以及发音规则，都和普通话相差非常大。李娅莎从三四年前刚开始学唱闽南语歌，到今天变成新晋歌后，中间的难处，出乎外人想象。

“很多人告诉我，别唱了，这不可能”，李娅莎说，在台湾这几年，虽然江蕙等歌坛前辈都给她很大的支持，但也有许多人泼冷水，让她趁早放弃这条路，“有人说，怎么可能？但我想，一定要证明给你看”。

最初，她每学一首闽南语歌都需要四五天的时间，逐字标上汉语拼音，不停揣摩，再叫朋友帮忙纠正。到今天，她总算掌握了闽南语大部分发音，但直接对话交流还是有困难。“她是一个典型的上海姑娘，很倔强”，李娅莎的经纪人Leo说，凭着一股不服输的劲头，她坚持住了。

Leo说，“我们之前评估，李娅莎如果得金曲奖，台湾乐坛会翻天。”但这几天台湾各界的反应其实仍以正面为主，媒体肯定金曲奖这一做法体现了包容、创新和公平公正。针对少数人质疑，一些乐坛前辈站出来为李娅莎说话：“我认为无关政治，不关两岸，您可以听听她的得奖专辑。”

面对负面评价，李娅莎说，这是“正常的，可以理解”，但她也强调，“这些朋友可能对我不熟悉，一下子不能接受，希望大家有时间去听听我的歌。对批评我虚心接受，我会加倍努力！”

《爱》是李娅莎所发的第二张台语专辑。第一张专辑《春夏秋冬》走的是气质抒情路线，歌路偏传统，《爱》则融入了爵士、摇滚、节奏布鲁斯等曲风。她说，希望能唱出“新的闽南语歌”，融入自己的理解，或许还有上海元素。上海姑娘成为闽南语歌后，或许是闽南语歌走向更大市场的一个契机。

图为李娅莎接受采访时，展示自己的两张专辑。王 平摄

俗语里的台湾故事

王雅馨

故事有很多种，小说、戏剧、电影都是故事，故事几乎无所不在。7月4日下午，台盟中央副主席、全国台联会长汪毅夫在台胞青年千人夏令营的报告会中，便和年轻人讲了俗语里的台湾故事。

一开始，汪毅夫说了俗语中台湾和北京的关系。台湾的俗语中“内山人哪有见到皇帝命”，内山人是对住在山上的人的称呼，也指住得偏远的人。台湾和北京距离远，清朝乾隆年间，有台湾人拜访皇帝，单从台湾到北京便花了3个多月的时间。所以，内山人看到皇帝会是莫大的荣幸。汪毅夫介绍的另一个俗语是“牛牵到北京也是牛”，形容一个人本性难移，就像把牛从台湾带到北京那么远的地方，牛还是牛。

两句俗语，都带出北京和台湾的距离曾经非常遥远，时至今天，拜托已经“三通”的飞机，两地的距离近了。

台湾有关牛的俗语很多，“公家某，肥隻隻；公家牛，賭一枝骨”，意思是说公家的妇人养得肥肥白白，公家的牛就瘦得只剩一枝骨。一句俗语背后反映的是台湾移民社会曾经的面貌。那时，移民来自福建、广东一带，多是男性，令台湾男女比例失衡，男多女少。后来渐渐出现一妻多夫的情况，这样的妻子就叫做“公家某”。因为有多个丈夫养，所以都是肥肥白白的。但同时，那个年代的台湾，牛的数量很少，几家人共养一头牛，“公家牛”要耕几家人的田，便瘦得只剩一枝骨了。

到清代咸丰年间，台湾人口的流动性低了，男女比例渐渐趋于平衡，一妻多夫甚至变成了一夫多妻。这也衍生出一句俗语：“爸一个，母一担，兄弟一茭箩”，讲的是当时的家庭，有一个父亲，有一担也就是两个或者4个母亲，再加上一大箩筐的兄弟，意谓人数很多。

男女比例改变的另一影响，是女性地位下降。有一句俗语叫“4个恭喜，扛一个也好”，形容女生出嫁的情况：4个轿夫扛着出嫁的女生。为什么会用“恭喜”和“也好”来形容男女呢？原来是重男轻女的观念作祟。男生出生时，亲朋好友都会来道贺，“恭喜”之声不绝。但如果是女生呢？大家就会说“也好”作安慰。

汪毅夫打趣说，曾有人看到他的名牌，纷纷与他合照。照毕，汪对他们说：“我是汪毅夫，不是林毅夫喔！”拍照的人看着相机，连说“也好、也好”。

几句俗语，讲述了台湾人的生活和社会体制的变迁。历史书或许令不少学生觉得沉闷无趣，但俗语里的故事却让听讲的学生不断会心而笑。

台北故宫新创意

翠玉白菜伞
大陆游客最爱的台北故宫翠玉白菜玉雕，最近由手机坠、开瓶器、摆件又变身为雨伞。

“朕知道了”胶带
把康熙皇帝的御批手迹印到胶带纸上，令胶带纸身价大增。

冰山一脚袜
以宋瓷冰裂纹路设计的冰山一脚袜，把文物元素融入流行时尚，是创意产品的高境界。

（图片由台北故宫提供）

台湾莲雾

台北游学之卖水果

本报记者 陈晓星

水果是台湾的名产，也是大陆游客抵台必享之美味，莲雾、释迦、芭乐、芒果、凤梨、荔枝……不仅直接入口美味多汁，亚热带风情填满味蕾，就连大陆游客必买必尝的凤梨酥、芒果冰也离不开水果，水果已经成了台湾的另类形象代言。

台湾的水果不少是引种自马来半岛或南美洲等地，但“枳越海而为橘”，到了台湾，不少水果却比原产地更大更美更香甜，这缘于台湾在农业技术方面的人才储备和不断求精。遍布全台的农业试验所，技术人员不断追求品种的改良与研究，台湾农民一直都在辈辈传承的自家土地上耕作，对土地和作物有如照顾儿女般的精心，因此，水果到了台湾，由外到内变美了。

但现在社会早已不是前店后厂、自种自吃的模式，把树上水果的鲜美传递到每一位品尝者的手上，让每一位远离果园的城市人尝到“树熟”的滋味，这并不是组一个车队那么简单。台北农产运销股份有限公司焦钧先生介绍，他们公司自1974年成立起，在几十年的实验中，形成了一套高效的集散流程：每天下午3时，来自全台各地的果菜货车开进公司经营的全台最大的批发市场，市场管理人员过磅、分类、点货，将每批果菜的拍卖底价输入电脑，第二天凌晨3时开始拍卖，批发、零售商随着拍卖员的喊价，盯着不断跳涨的电子报价屏幕，随时加价或退出，成箱的水果都在清晨前物归其主，走上市场或货架。

整个过程透明、公平、有序、高效，说起来容易，要运作起来有大学问。台北农产运销公司根据几十年的运营经验，设置了果菜批发市场干部培训课程，包括台湾的农业政策、农产运销、拍卖实务、营销策划等内容，连战为这个课程题字：果菜传香 乐利九州。焦钧说：“这些年大陆几乎各大省市都来我们公司参访过，但走马观花式地看看只能得到初步印象，要想真正了解和掌握我们的运作过程和心得，还是需要坐下来，由我们各部门的主管一个环节一个环节地讲解，我们的课程还包括参访台湾的农民组织，深入果菜市场观摩，实地考察我们的农产品运输管理等。”

两岸交流的深化就在于行业间的深度学习和合作。两岸“三通”后，台北农产运销公司敏锐地意识到，依托自身的销售渠道与保鲜经验，把台湾水果的通路从台北延伸到厦门、上海也就多出几个小时，凌晨3时拍卖的水果，台北、上海同天上市已不是愿景，但这需要两岸运销环节的细致管理与接轨。“卖水果可是有大学问的，期待大陆农业同行到台北来一番‘游学’，看看莲雾、释迦、木瓜是怎样被我们一路从果园呵护到市场。”焦钧热情相邀。